

税清静、著

文学 鸡 因论



WEN
XUE
JI
YIN
LUN

时代出版社
EPOCH TIMES PRESS

文学“鸡”因论

税清静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鸡”因论 / 税清静著.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464-1825-4

I. ①文… II. ①税…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
集②序言—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G236 ②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8956 号

文学“鸡”因论

WENXUE JIYINLUN

税清静 著

出品人 石碧川
责任编辑 李 佳
责任校对 张 巧
装帧设计 修远文化
责任印制 于燕飞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742352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5mm×210mm
印 张 5.8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1825-4
定 价 30.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6930838

目录

- 1 文学“鸡”因论
- 7 《瞻对》：非虚构让文学回归历史的真实
- 10 就从梦说起
- 14 从《红橘甜了》看骆驼微型小说创作特点
- 19 旧事新解
- 21 古风今韵只为坚守
- 28 灵魂的呐喊
- 32 缕缕乡愁掠心头
- 36 多情不遗恨 秋收别空地
- 41 妙笔著攻心 只为颂伟人

45	我看《近看美国》
48	为你揭开藏文化的神秘面纱
53	我看到了你的右眼
62	诗歌的通俗吟唱
69	青春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74	诗歌天堂的幸运鸟
80	一个情字了得
83	再读《棋殇》
87	爱的诉说
91	子昂故里五月花
94	与一只鸟的对视
99	从费尽贤《白眼》看短篇小说写作技巧
104	爱心浇出幸福花

108	黄花飘香大爱无疆
115	探寻古蜀文明的新尝试
120	细入生活见真情
126	在失去童心岁月里寻找童心
131	雪域鹰鸣听羌风
136	天边飘来一朵云
141	静赏松风调 英雄怕年少
145	李扼诗歌的心路历程
150	一个铁道兵的诗意人生
156	卷舒开合任天真
162	历史大转折
170	戏说沙悟净的大智慧
177	后 记

文学“鸡”因论

谈及文学，有时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高不可攀、阳春白雪的错觉，但若换个角度，用“下里巴人”的思维去考虑问题，会得出更加通俗谐趣的结论。这不，各位看官，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便是来自生活的“文学‘鸡因’论”——古人闻鸡起舞，我们不妨以“鸡”论文。

这是一个延续千年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到底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若先有鸡，那么此鸡是由什么孵化而来？若先有蛋，请问这蛋又来自哪位母鸡的腹腔？

若将作家比作鸡，代表作比作蛋，大家恐怕比较认可“先有鸡后有蛋”；但也有一部分人站出来唱反调啊，盖因作者在成名之前，默默无闻，混迹于一堆飞禽走兽之中，“母鸡”的特征不明，身份模糊，只有佳作面世，才会如皇榜下旨，激

动昭告天下：我是母鸡！我是能生蛋的母鸡！这样，走在路上，才会被人认可是母鸡。这也为“由蛋而鸡”做出了论据支撑。

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若是这鸡与蛋的关系，作家便需要以“不断生蛋”来证明自己是资格被称作“文化母鸡”的，蛋下得越多，质量越高，才能越不辜负“鸡”生之重要使命。

那么，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作家与非作家、蛋鸡与肉鸡的不同命运。

混迹在“文化母鸡”行列的，有一种是“假蛋鸡、真肉鸡”。何出此言呢？这种母鸡，它其实是不会下蛋的，一开始可能欺骗别人，让他人相信自己也能下蛋，但时光是检验一切真伪的最好标准，随着时日的推移，它谎话连篇，却连一只蛋都生不出，一篇作品都拿不出手。那么，谎言不攻自破，它也会灰溜溜地被“文化蛋鸡”扫地出门，沦落到“肉鸡”行列。

什么又是“肉鸡”呢？简单说来，就是不会下蛋的母鸡，等待它的命运，是45天长成之后，就会被一刀宰杀，供人吃肉炖汤，变作餐桌上一道菜肴。而只有蛋鸡，才配享有长久的“艺术生命”。这也说明了，一个不写东西的作家，根本就不是真作家；真正的作家，必须勤奋而刻苦，像蛋鸡一样勤勤恳恳地不停下蛋——作家也需要不停写作，不中断自己的写作生命，不断奉献出好的作品，才能真正成为被世人认可的好作家。

一只鸡，到底是选择当糊涂等死的“肉鸡”，还是艺术生命绵长深远的“蛋鸡”，需要用“鸡蛋”来说话。同理，作家一样得用作品来说话。那么，作为一只“文化蛋鸡”，究竟怎样才能生出高质量的鸡蛋呢？

作为作家，要深入生活，思考生活，研究生活，才能写出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这已经不是新论，而是说得人耳朵生茧的“老套训诫”了。道理虽老，却自有它颠扑不破的真理精华之所在。现在市面上有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拎起来一翻，作家文笔似乎华美，故事也讲得曲折起伏，但就是经不起推敲——一旦认真叩询，细节处处败笔，破漏十足，难圆其说！造成这种尴尬状况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是“天生缺钙”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认真观察过母鸡啄食：它的胃口可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碎米碎谷子，那是母鸡的“精致佳肴”；青菜小豆子，那是母鸡的“开胃菜”；小虫子，是母鸡心爱的“荤点心”。但最让人觉得不解的是，母鸡会主动啄地上的小石头小沙砾吃。母鸡并不傻，和美味佳肴比起来，石头既没味道，又难以消化，可它为何要伸长脖子，艰难地将这些东西咽进肚子呢？因为这些并不美味的沙石能帮助它们磨碎和消化那些佳肴，通过有效吸收形成体内不可或缺的钙质，为鸡蛋形成光滑的硬壳，否则，它所下的蛋只能是“软壳蛋”，先天不足，不成气候。

为了能生下蛋壳坚硬光滑、造型美观的鸡蛋，母鸡是必须要含辛茹苦的。常言道，“食得咸鱼抵得渴”。一个不辜负自己光荣使命、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母鸡，亦是“食得沙石补得钙”的。作为一个作家，看书一定要尽量全面，那些钻牛角尖，只读“高大上”书籍，或者只专注于某一个“针尖”的作家，不是写不出好东西，但毕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胃口“杂”一点，更能让自己吸收更多更丰富的知识养料。有些看似和文学写作无关的书籍，貌似不起眼的“沙石”，

适度地吃一吃、补一补，可能短期看不出有多大的营养价值，但积淀在身体中，那就是了不得的“钙质补剂”。

当一只“不挑食的母鸡”很重要，但怎么才能产下“能孵出小鸡的鸡蛋”呢？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妇孺皆知，母鸡所生的鸡蛋有两种，一种是能孵出小鸡的，另一种则不能。能孵出小鸡的蛋，必然是母鸡“受精”之后所产的鸡蛋，这就需要公鸡的参与了。

刚才我们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比喻成母鸡和鸡蛋的关系，那么，母鸡艰难产下鸡蛋，难道是希望别人将鸡蛋拿去，做成煎蛋或者白水蛋，囫囵一口吃下肚，从此烟消云散？这大概是“文化母鸡”最不愿看到的情况吧，它们更希望自己的蛋能孵出一窝小鸡，到时鸡生蛋蛋生鸡，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就算百年之后，有人看到这母鸡后代，还会感谢德高望重的它当初不辞辛劳生下“受精蛋”。

一只母鸡，为了能孵出一窝小鸡，尚需要与公鸡作两性交流。一个作家，若闭门造车，又怎能写出传世佳作？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任何故步自封，带来的都只能是坐井观天的尴尬结果，无法让人得到长足进步。

文化界有时会出现这么一种怪现象：体制内的作家看不起体制外的作家，认为他们是野路子，没有走正规作家的“金光正道”；而体制外的作家又反过来对体制内的作家翻白眼，认为体制内作家因循守旧，抓着“传统”的尚方宝剑不放，最后只能将路越走越窄。其实，不管是体制内作家还是体制外作家，都有着他们特有的写作优势和个人特色；若将彼此的优点相互融合，多向对方学习，一定能吸收别人长处，弥

补自己的不足。

思维的交融，文化的交流，才能让一个作家获得生机勃勃的成长力量，也才能让一只有着“当妈妈”远大志向的母鸡，下出能孵化可爱小鸡的“受精蛋”。作家需要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体制内的与体制外的作家的无限交流；同样，作为一只“老母鸡”，亦有带好“新母鸡”的“传帮带”责任。

功成名就、为世界留下了无数文学瑰宝的“老母鸡”们，它们是有责任也有义务来做好对“新母鸡”的“传帮带”工作的。纵观历史发展，不管是哪个行业，哪种工作，让有经验有资历的前辈来提携后人，引领后人，指点后人，都属于历史的必然。文学史上，佳话甚多，师承之风，从古到今都未断绝过。

所以，作为一只已经为人类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老母鸡”，千万莫“独善其身”，还要懂得“传道授业解惑”，为“新母鸡”做好表率作用，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扮演好“良师”角色。而作为初试啼声的“新母鸡”，也切莫骄傲自满，以为自己成熟到能下“蛋”了就沾沾自喜，看不起“老母鸡”的善意指点，即使是批评、指正或鞭挞，那也是“老母鸡”对“新母鸡”的文学期许，字字珠玑，句句肺腑，对于“新母鸡”未来的发展十分有益。

当我们明白了老母鸡要做什么，接下来，再谈谈新母鸡应该做的事。

不知大家发觉没有，新母鸡下了蛋，特别是“处女蛋”，它会红着脸孔，“咯咯咯”地四处散播快乐消息，小翅膀一扇一扇的，小嘴巴一张一张的，小脚爪激动得微微战抖。它心里那个喜悦欢欣，简直可以作首歌谱了曲来唱了：咯咯咯，咯咯咯，

下蛋真快乐！

所以，一个作家出了书，也不该沉默地放之不管，有时该唱就要唱，该宣讲就要宣讲！这时，如果为新作召开文学作品研讨会，就是“新母鸡”在昭告天下：我生“蛋”了！敬爱的前辈们赶紧来瞧一瞧，我会虚心接受你们的指点和挑剔，不管你们想说我蛋壳上有瑕疵，还是鸡蛋表面不够光滑，或者蛋黄蛋清比例失衡，我都虚心接受！重要的是，要帮助我进步，我也会努力，下一次生出更加完美的鸡蛋！

有的作家太过专注于“清高”二字，即使千难万险生下了“处女蛋”，也不好意思让自己的作品呈于专家级别的“母鸡”之前，让它们挑挑拣拣，这样反而不知其短，在下次创作时，很可能犯“处女蛋”所具备的小小毛病；而那些勇敢的“新母鸡”，早早就懂得“老母鸡”言传身教的重要性，它们愿意敞开心怀，虚心接受来自文学界的一切声音——不管是赞誉还是批评，不管是和风还是暴雨。

关于文学的“鸡因”论，我是有感而发，自成一言，还望各位辛苦生蛋的“文化母鸡”们多多补充指正。在文学的后花园，让我们能彼此交流，为人类文明产下更多更优的“营养鸡蛋”而努力吧！

《瞻对》：非虚构让 文学回归历史的真实

——读阿来新作《瞻对》

著名藏族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耗时5年精心打造的新作《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获得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的非虚构作品奖。这部蛇年的收关之作，无疑为四川文学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一改以往写作手法，以生动的笔触和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再现了长达两百年的瞻对历史，是其继《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又一部宏大的藏地史诗巨作，也是“四川省优秀原创文学作品创作出版资助资金”支持的首部作品，无疑会为四川文学的发展奠定新的里程碑。

与我们通常看到的虚构的小说相比，《瞻对》给读者展现出了非虚构文学作品最大的优点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真实地再现人物，把思索和感悟留给读者；而且紧扣时代脉搏，贴近大众读者。

翻开《瞻对》，你会发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瞻对在今四川甘孜新龙县一带，对于这样一个天高地远、川藏之界，总共只有两三万人的弹丸之地，从1730年到1950年的200余年间，清政府7次重兵征讨，死伤那么多士兵，百姓却从未被真正征服，民国时期在川藏双方争夺中摇摆不定，直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仅派出一个排，未经战斗就解放了瞻化县城。瞻对，这个生顽的“铁疙瘩”终于完全熔化，终于熔化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势，大势所趋。阿来始终执着于藏族文化的探究与思考，尤其是面对哺育他的康巴地区之川属藏族文化，他几乎表现出某种痴迷的状态。作为川属藏族人的后代，阿来通过自己的反思和重审，再度重构了这段历史。但是关于藏人和藏地的传奇却远远没有终结，这或许才是作者耗时费力撰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初始动机。

在省作协的院子里，时常能见到阿来主席的坐骑——一辆蓝色的三菱越野，该车最大的特点就是车轮磨损严重。阿来总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关键在于他能深入生活，沉得下去，能接地气。他热衷行走，回归大地母亲，追源求真，对历史现场进行人文“勘探”。《瞻对》正是他数十次踏访瞻对旧地的历史现场，千辛万苦搜集真实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即本着学术的严谨态度，搜集、整理、分析纷繁浩杂的历史材料，又兼顾了文学的可读性和生动性，在芜杂的史料中为我们梳理出了这部三十一万字、浩浩荡荡的藏地传说，两百多年的时空被浓缩在沉甸甸的书页里。除却偶尔铺陈一点作者的自我感悟，其余都以引用史料的形式留给故事里的人和事兀自诉

说，充分体现了阿来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与探究，同时彰显出其作为一名优秀作家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广阔视野与社会责任感。

《瞻对》的写作，让阿来找到了一个表达内心多年愿望的最佳途径。正如书中所说：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只不过主角们化了时髦的现代妆，还用旧套路在舞台上表演着。诸多陈年旧事，映照今天现实，却让人感到新鲜警醒。“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这是对阿来的肯定和褒奖。回归历史真实，反映当下民生，关注社会现实，文学对于阿来本人而言有着更本源、更真切的意义，文学把他又带回到现实世界当中。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苗头。阿来一直在用作家的眼睛，关注这样的冲突和现实。是不是藏区所有问题都是民族问题，都是宗教问题？阿来想让历史事实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马识途老先生曾经说过：“为天下人立言乃真名士，能耐得住大寂寞是好作家。”我们期待着阿来主席更多更好的非虚构作品。

就从梦说起

——读沈重《危楼旧梦》

那年，83岁高龄的沈老，亲自到省作协机关来向大家送他新出的散文集《危楼旧梦》，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工工整整地写着：“××同志指正”，让我等文学后辈既受宠若惊又诚惶诚恐。后来时任创研室主任孙建军说准备给沈老组织几篇评论做个专版，怀着对沈老前辈的景仰和爱戴之情，我欣然应允。可是从何谈起呢？沈老的书名《危楼旧梦》里有梦，那就从梦说起吧。

“除了梦想，我一无所有。”沈老从十几岁就开始做梦，做的是作家梦。时间是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地点在上海，因为是“一个穷学生，长衫口袋里揣着几个零钱，只够买烧饼的，顾了物质就顾不了精神，又没有孔乙己老先生那种勇气，只能望书兴叹而已。但也学会了一种补救办法：站读。

长年累月下来，不知不觉就接连做起梦来。”《我的两个旧梦》还记录了沈老的另一个梦，就是编辑梦。因为看了大作家们的手稿，“这是我第一次‘发现’编辑，第一次对编辑产生崇敬之情。”“我于是就想，成不了大编辑，当一名小编辑也好，不但可以经常读到作家的手稿，还可与作家交往，不亦美哉！”

此外沈老还有许许多多的梦想，如诗人梦、从军之梦、挺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之梦，从公交车上的“三只手”想到的反腐倡廉之梦，从朝山的石阶想到自己甘为人梯之梦，从教授鸡丁想到的提高作家待遇之梦，从国画大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特展想到的成都国际历史文化名城之梦，从看黄河母亲想到的环境保护之梦，自己身处危楼常常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等。凡此之梦，沈老不知做了多少。一如他《学诗答问：一封有关创作的通信》所说：“有关‘梦’的词语，我在诗中用得较多，意境不同，用法自然有异。有凄清的、有明丽的，有好梦也有噩梦，大都与时代有关。有时面对‘无梦之梦’的世界，那是诗人浓缩了许多梦之后留给后来者的一种超然的感悟。”

梦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把我们的梦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便成了文学作品。梦是会开出花来的，沈老做编辑数十年，不知培养出了多少娇艳的文学之花。

“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沈老从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近70年文学创作和编辑，《危楼旧梦》也许是他的收官之作。这本散文集子收录了沈老上个世纪40年代至今的散文、序跋、书信共计65篇，真算得上是跨世纪作品，就是他自己的革命史、奋斗史，也是一部“黑白片子”的中国现代史，